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成化臣一

彭　時　劉定之　劉　珝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故英宗復辟名楊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名入内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爲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印勑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下矣賢稱善聞上上悅門達陰軋賢於上上行罷中貴出語時時愕然爲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太監牛玉視時病入言其居陋上欲為新會崩方上
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雨泣
也玉復命上亦為隕淚憲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
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
錢太后並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噤
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
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本心誑
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
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
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上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凉土達滿四反參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建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刼如曩時兵宜往耳今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此安史復出也不者且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公誠何見特日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

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掊尅之禁上是之復言景皇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愼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名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愼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言君臣隔絕請而名內閣豫議機政時與商略萬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即往誑曰上見公矣顧初奉叅交猶未通浹宣罄厥蘊尚俟再見及朝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官皂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減皂俸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音顏色不盡群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誑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閣老云時自是不復名見第以封事聞而已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
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緣實爲不爽
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爲皇莊居者懼於
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爲皇乞令戶部
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濼數多皆爲勢家
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
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
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
乞歸不許時爲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

食不聞匕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卽宴客未嘗具音
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
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
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
位贈太師謚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
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内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
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
闈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
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

爲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泰竊欲出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雨水陰之盛也臣聞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之寄者尤宜時常名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心術又陽爲中國陰爲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犯順今年雲南作寇誠宜督邊將修兵備至於降附胡人處之京畿從來久遠多至千萬豺狼之性潛爲盜竊不及今潛散其類移近南方則生聚愈多他日之患也今京官多不願爲府州縣者而府州縣官亦自謂不得入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竊見唐宋以來士夫多銜京秩任外事牧守互兼出入済更以備公卿遍練有数矣臣願聖明畧倣此制臣又見今令大臣及五品以上薦舉官員誠爲慎選然舉人者其心難公舉於人者其情難盡竊考唐制常叅官上任三月内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合

公論舉主賢者必爲善類遇有員缺選擇任用臣願
聖明亦畧倣此制至於守令牧養爲先今有專尚酷
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迂濶仁恕肆爲貪婪而以交
托得顯因此鄙賤廉特宜令風憲銓司詳加密考又
古者人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勵廉恥勸忠
孝也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輔弼大臣姑使起服
蓋需求之亟今海內安瀾材能不乏文臣遭喪不使
終制殊非教本臣又見近年以來民有出粟賑濟者
表爲義官斯亦饑年荒政顧非明時常法行之不已
若見朝廷吝惜官慶德不究於無告惠使出於有力

兼其閒亦有誠非好義意在希恩假上人之寵光增私家之聲勢宜惟官員詔勅事例犯至某等者坐名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下已巳之變定之爲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今日者古如晉懐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内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

使劉曜石勒斂虐燄而不入梓宮韋后因講和而來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臣無知驍敢陳所見臣以爲宜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銃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虜騎
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
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
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
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趑趄也臣觀紫
荆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比來若風驅
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一日巳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
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
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

亦古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
可師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馹夫拾斁起
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
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
丹使富弼伸威脩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
謂降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
胡盡畱京師授官職給全俸胙者或衝破關塞奔歸
故土或乘伺釁隙寇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
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爲兵則
錯在我兵爲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

此則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

者小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覲之所彈糾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爲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販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闚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

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
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
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効乃復前官此亦
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爲勝
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
謙自二品陞一品擢陷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
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
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恥夫既與而不恐奪者其君
姑息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
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

攬尊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智仁勇人主之德也智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仁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焉今也儒

臣進講誦善若順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
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敗掩鼻不嗅其不至誤食
而嘔冥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
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趙
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
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彊
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
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
見國勢可張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
復也書奏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

不切中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參豫機務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皇上遇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垂戒如此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耦生聚蓋善繼善述之大者今郕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爲之婚配此爲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

三言　爲傳告商嗣王必法成湯　臣奭告焉嗣王必
法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皇上取其御製
明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
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
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
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
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
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留
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
謚文安定之爲文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略

不移日稾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渟峙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窮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爲某人子某人孫人盡服其詳博爲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故事經筵日講畢上辭退口語曰先生輩吃酒飯閣老講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曰是君臣之間殊無一辭相接詞林之臣咎定之巽抑之過幾於容悅定之諸弟賓之安之宜之皆嚴事定之如父賓之湖廣參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

相曰是兒面有文類丞字後必為相初赴鄉試道經
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瑚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
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
宮憲宗登極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
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明年
陞兼侍讀學士八年丁內艱歸廬墓側鄉人號其里
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
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
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

職如故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
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
珝手姿秀偉望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
在吏部不徇私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及爲內閣
直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
得珝於上前抹解李孜省左道亂政珝密疏言之頗
與萬安同事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爲所銜一日太監
譚昌傳旨召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手封啓視則
人訐珝陰事者謂珝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
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謀爲復爵等語幷及其二

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火而以付
臣珝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眛何從而明卽子
或過失亦未之知也惟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
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訝無劉名今聖意已
定二先生若不爲計明且無及安曰珝親已老俟其
親終守制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休
致厚加恩典以明儒臣遭際之榮君臣始終之義昌
曰上意如此卽可語劉詰旦珝奏書求退顧不及養
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珝欲去久矣此疏蓋預
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意解特允之

琊又奏臣子鋭爲中書舍人方十歲餝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弁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琊而羣小亦見忌嫉或搆爲飛語或假托邏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琊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謚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琊素行孝友化乎鄉閭有旨立昭賢祠祀焉

郎日彭時劉定之並以謙謹居相位定之有文而劉琊侃然不阿矣

李秉 佘子俊 秦紘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

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爲豪誣構
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
史王文薦爲經歷以備賢首領丁內艱服除改戶部
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
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市牛山東河南給
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
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
別用科道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摭拾
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
[illegible]誣秉視事如故秉盡心邊政纖悉畢具凡所條奏

詔書稱是下諸邊倣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
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槥劾責邊將選怯者上聽秉
從便宜於是揀精銳黜老懦教以戰陣軍聲大振虜
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牆外故虜牧放地非
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大焉虜質我男
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斗五斗
虜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
二事人謂得體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
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諸郡太平
缺知府秉薦刑部員外郎歐陽熈瑞州府通判史宗

禮兩人可補御史李周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秉
疏六臣跡雖不謹心實爲養因大倫責小過傷聖明
孝治乞復其職科道官糾秉方命召還初秉在宣府
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
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
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戍南丹時
錦衣門達封識梏拲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
謂鵬曰李公都御史於此也爾兄當日爲李訊獄今
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
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

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爲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厚禮之人以此多秉秉旣名還會李賢請設邊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誣奏都御史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皆不便之會守備天城奉御倒久病秉請代以長隨副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幷言秉先巡撫南畿妄薦歐陽熙史宗禮爲御史李周等解罪而又有言秉不容山西都指揮僉事英治司事擅退指揮使旺領騎操收山西所解瘠病馬欲令守墩臺軍士六月一更上俱命達按下刑部秉當徒贖特罷爲民是爲天順三年居

三年復以內閣薦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憲宗元年廷臣以邊關多事疏舉巡撫宣府兼理兵政進左副都御史居兩月都御史缺科道交薦復以命秉先是御史有彈擊必先告長院長院承望權貴意而後許彈擊秉一聽御史之所爲會計吏與吏部黜罷貪廢無所避撓黜人倍舊上下稱快其秋復勅整飭大同以東備邊鎮守太監李良請并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凰凰山皆失期秉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

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
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京虜復至復命秉
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爲先鋒殺敗
虜衆副將逗遛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千辰至酉
皆戰死佐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大牢祭佐墓奏
陞佐子治副將罪逆人快焉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
進擣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
牛酒加太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翺卒下廷推
推上上命待秉還京以闕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爲成
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將

頗其爲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
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華從彥
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既不
聽更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
監生時久次雜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貪婪則債爲之
階乃倣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
孫是爲內外構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
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皆屈意
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
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秉鄉

人有爲小吏者於考功數當適賂主事道求陞而考功郎張宇中阻之道因言宇中於秉秉大詬堂上宇中持案籍面質颬言必是乃公不者私令郎所持公乎私乎乃公讓枉我我不能官恭旻皆是宇中以刑秉失秉爲宇中謝乃罷而御史康永韶者往來秉所秉數言姚夔商輅程信馬昂不稱會星變永韶因合衆請汰京官言夔等皆當罷秉復奏京官請會都御史考覈大臣被劾者聽自陳自是夔等皆嫉秉而京官被汰者怏且詬曰退我便消天變耶御史戴用言方面補官宜如先朝故事許在廷三品以上各舉所

知有旨從用言若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擢焉御史劉璧合諸道御史吳遠馮徽等言陛下高處九重焉能盡臣下旨云上擢適見內閣欲攬權耳請一歸於吏部未幾秉又値計吏所黜罷如其爲都御史時科目人快快不敢自辯卑官冗吏累奏群擯呼號道塗成群數十旻爲上章請都察院覆考得留九十餘人旻又與恭時時外露秉短刑科給事中蕭彦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連槩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彦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彦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秉職司考

察若布政孫遇之老懦丘陵之嚵貪僉事李齡之衰
疾皿以親暱不在黜列薦舉大臣獨張鵬一人鵬亦
秉私至於監生入仕初無考退之例乃俾勤勞半生
不沾寸祿保舉奏章原有辨印之比乃俾徑入選調
冐濫實多任情去官以片言爲喜怒恣意選除未一
考輒遷徙且瘠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曰秉故出
廷舉何至是下三法司會議崔恭尹旻輒對人語曰
言官劾李公皆是吾二人者曾言之奈公不聽何刑
部尚書陸瑜等議秉任情衒直顛倒選法秉亦自伏
黷冐之罪上以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致仕罷選陵

齡等官復命彥莊指秉暗結御史故是何人以實對彥莊不輒具實上怒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俱下錦衣獄贖杖還職調璧等知縣停彥莊俸一月而陵訴彥莊嘗奉使過其治所嗔無禮際深用心仇章五上求與理遂同下獄廷鞫坐彥莊奏事不實降爲驛丞陵得復官致仕遇福山入自有記陵蘭陽人知眞定淮安二府以治行旌爲人負氣豪邁長於治劇然頗見剛愎齡潮陽人嗜學好問在太學時爲祭酒李時勉所重兩提調北直江西學政待士明公皆君子也方秉被劾時人教秉辯秉日辯涉固位但語諸公毋

傷國體令秉入獄而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校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願不試以贖公及見上薄責秉乃罷秉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請於商輅急以崔恭補秉鈌以慰北人之心而恭遂爲尚書秉居鄉與河州王竑並人望所屬竑高自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竑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堂大臣與市井小人游戲秉曰所謂大臣者豈長爲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驕穉秉誠心直道險夷一節

屢遭訶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名夕至
翰林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侃公忠志身殉國竟
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彥莊之謫丞
也道遇盜與其眷屬皆見戮人謂天道之弗僭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爲戶部郎中歷官廉介
篤于故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歷行篋傷者
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
端重開敏有略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
外郎有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
其姓子俊曰審爾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張家灣者出

京師之路河灣也天順初知西安府西安故劇府兼
邊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年爲關中冠賜勅旌異
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薦所知子俊以薦
擢右參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轉浙江左布
政使會西夏有警廷議子俊居陝久宜用之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黄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言陝有三邊
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唯延慶於内地爲近國初逐
虜黄河之外正統初歳始渡河來犯邊境建議者請
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虜或內闖即舉煙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顧居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爲虜備比特芻糧銀鈔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臣愚謂莫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牆高山陡崖準其形勢或剷或累或掘爲塹濠度如城高每二三里許連比爲敵臺崖砦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斜二若偃

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凡爲墩堡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以就險利新牧省轉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調軍至成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身時巡省軍中百器咸具自足歲熟入數萬石瓜菓蔬菜等於內地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保障陜西與寧夏甘肅並虜相顧齧指去蓋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文升有名於時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
關中三都御史云予復又請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
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
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
移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毎治輒輟予復鑿
山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備餽
餉秦免岷洮河三衞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
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
設平虜鎮戎二千户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

首四百級捷聞賜勅奬勵名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廵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子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

鷹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緘啓釁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貴州守臣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貴州殆要功也因極論此時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名改戶部尚書明年虜寇大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督軍務糧儲子俊條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餱糧得自齎器械得兼設有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候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

榨補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古命
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
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寇車戰爲宜大率萬
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挽行則
縱以爲車止則橫以爲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
技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
掠我則出兵或遏其驕橫或尾其惰歸運有足之城
策不飼之馬此萬年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營
圖五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錦衣百户以特羊上尊
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止土木祈禱

以節財用重監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而下一聽節制子俊以修築邊牆爲急乞以所舉於延綏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邊臣閱實付科道子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精辦矣遂有言子俊修邊糜費者上改子俊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而先是鎮守延綏太監韋敬者狠愎自用與總兵岳嵩都御史呂雯屢爭啟會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敬下人有邊剛黃讓者侵牟貪婪商賈不敢入境雯嘗令人市布不

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因公下人敬忿然作色從此於雯積不相能子俊以聞上切責敬別調之寧夏而剛讓弁謫戍敬因奏子俊懷姦抵塘所調副總兵璽總兵玉薦舉總兵嵩皆出私恩怨兵部言此子俊未任以前事非繇子俊上怒其遮飾命謙等併勘謙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財病民亦自難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上責子俊偏乖耗糜革太子太保令致仕未踰年仍名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憲宗崩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上遣醫賜羊酒復覩

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不許臨盡猶手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術再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計輟朝賜鏹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子俊内重外斷勤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與客譚時務反復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宦皆在西北邊而於關中歲久功多在延綏尤著雅以修邊牆備虜爲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事君隨事盡力即近小亦當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

害宜身任愼勿養交市恩違怨自全弟子寰舉進士
授官子俊敎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消僞又曰立
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爲名言子寘
以廕累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勛承業皆舉
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中進士官雲南御史有風裁
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
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門鼓訟寃釋
之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
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艱歸民庶哭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
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
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紘
與大監簡顒共防守參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
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冑與玉合擊虜盡奔遁
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
日虜復入興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
顒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
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紘
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鬬至暮悉奔去當是時

虜入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旣不能禦復以捷聞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眞欣然歸功紘與王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尉橫苦民捕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紘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紘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紘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騷郡縣直還上問何省撫臣賢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口口不置上遂遷紘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

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于朝者無賢否
皆爲讐黨側目紘亦以旻鄉人被劾降爲廣西叅議
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瀧中後山賊爲患有
年紘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平之復克田州游
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紘列奏其狀
景逮獄褫爵追贓巨萬景挾戚畹從內降旨冀戚前
贓因撫誣紘他事命錦衣逮訊旗尉至紘治事自若
旣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騶從略不貶損旣
出嶺因首就繫謂旗尉曰紘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
兩廣總制軍民蠻夷瞻承倘奉遽就拘繫恐損國體

或輕邊心今則出嶺眞囚人矣旣至臺諫交章論救
吏部尚書王恕亦極言之改户部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
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已修豫旺石硤口雙峰
臺三城甃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
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九處
所剷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奏移批驗所鹽
物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秫邊城遂爲壯鎭乃
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
革總制名還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

裹翁紘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蹱紘官後行屢邊城嘆曰秦公文吏其所治邊雖古名將何以過之初紘致仕時妻弟楊瑾依紘居紘卒瑾遂綱紀其家家奴丁玉者怨瑾出紘總制時所遺鐵銃告瑾私用軍器幷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于紘復命籍紘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紘瑾復詰責九叙敬言紘晚而前御史朱欽以嘗給紘官夫亦逮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

郎曰李余秦三公飭邊修備可謂國之能臣李執中

直躬而行退處如長放君子也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成化臣二

葉盛　朱英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中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屢言事事不克自盡欷獻韙屢若關在身故事中外陳言禮部集諸大臣若科道官會議東闕門則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大臣商决之言者皆長官其餘無所可否盛嗣陳娓娓有大臣進言曰我輩會議葉給事獨娓娓若任師保者我名之葉少保矣景帝初元十餘舊習言路蔽塞盛與都給事中林聰發憤感時無所諱忌一時士大夫奮發矯厲皆自

盛聰倡之景帝頒賞廷臣盛以時艱辭數日中八上

疏疏皆雪恥復讐之策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父觀官教諭聰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與葉盛矯矯奮發感激論天下事其所彈劾皆切近內侍及當柄大臣多因以下獄去官英廟北還廷議迎鑾景帝欲薄其禮聰獨言當備鹵簿大駕及易儲衆唯唯聰獨難署牘方欲極論而罷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可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呼下廷議聰言自古夷狄驕恃未有如也先者也向者邀留上皇入寇京師比歲復自弑其主遣使來報然狼子野心雖無紀極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懼中國之討輒稱可汗於其國中猶得禁之然尚不敢姑使于我詭中國有人否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亦豈可遂詞辱禮與之通問今若從所自稱則長逆賊之志謂中國無人若稱其故號爲太師則恐激犬羊之怒莫若待之常禮賜勅來使令歸語以君臣上下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幾國體不失抑可示强於外廷議大臣乃欲如聰議稱爲瓦剌可汗謂爲酋長之稱循唐以來

號不知稱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稱皇上進唐將四夷君長亦稱太宗爲天可汗也若门不否彼稱必名邊費借彼從而稱之彼他求不已則邊釁亦生又將若何且虜於往年亦嘗求我遣使彼中群議紛然賴陛下剛決斷絕數年以來邊境亦靖臣愚以爲不稱可汗他日入寇尚可暴示其罪龔行天罰鼓動天下豪傑義士發憤敵愾之心稱可汗則陛下亦與之矣行將何以號召豪傑義士與與事乎然帝竟從諸大臣議稱可汗答之尋還春坊司直大學士商輅言六科不可無聽仍補吏科都給事中領司直偉戶部侍郎張鳳國子祭酒劉鉉並用母喪奪情聽上疏侍郎六卿之亞祭酒師儒之宗忠孝大節不可不盡乞令依例守制不聽復上言君親人道大倫忠孝臣子大節未有忠君不繇孝親薄親而能厚君者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君求忠臣者必孝子之門禮臣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高皇帝定斬衰之服父母皆一月喪匿喪具有罰禁所以扶綱常維世教豈不嚴哉曩者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奪情起復此令共濟時艱一時權宜也今邊事寧謐方面巳皆不許而在京猶或踵舊臣誠愚昧

臣為大臣之中有一身去就係國安危猶若可言若
　罪為僻弊且貪戀名爵廉恥不顧視天親若路人
布異數如常事矣伏望當今革之不試舉先朝之旹
宰辟益世道不為淺鮮景帝所立太子堯聽上太寶
八事及修德弭災二十條中言今三尺兒童悉念太
上皇德獨耻皇太子見深何故見廢時日曷喪之謠
繼出臣不知為誰陛下幸而聽臣仍將太子見深立
為東宮又言陛下宜盡已首絕戒玩好之蕩心戒嬪
御之燕暱戒用度之過奢戒逸樂之忘返戒爵濫施
戒罰濫及又言唐虞三代無有釋道之教齋醮之事
然而享壽益高儲嗣益久庶政惟和萬事咸寧自漢
以後或捨身施佛或迎骨入禁信奉非不專至壽祚
未見隆永二教亡益明甚近者在京寺觀既有齋糧
以飯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而齋幾度旬日而醮
設壇甚至內府亦行修設供俸之費既多齋醮之儀
少雖曰尚皆資出民脂以為為民祈福而民緊自
如以為為國禳災而夫災屢見伏望悉行停罷庶幾
宜務為急聽平反徇徇不為奇異過事正色讜論雖
不可奪景泰中諫議之臣惟聰與葉盛為首稱言頗
司試考官汲汲焉恐失一士吏部選註未當或徇私

請輒指斥改易嘗事者外雖敬憚中實銜之尚書何文淵以選法不公爲聽論罷聽復時時忤大學士陳循都御史王文備文諷諸御史劾聽十三道御史濤等奏聽自劾去何文淵之後數挾制吏部尚書王直紊亂選法詔多官廷鞫以大臣專擅選法論罪當斬并劾直等阿勢聽嘱而大學士高穀獨持正議保持之禮部尚書胡濙亦曰給事七品官擬以大臣專託公事也擬以選法二者律不合愼無以私憾殺諫官遂不與議歸託病不朝上遣中使往問對曰臣故無疾也聞欲殺林聰不覺驚悸景帝始知聰被捕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遷左僉都御史賑山東饑全活甚衆還遷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籍其黨而已三年丁内艱明年起復固辭終制不允至署院事曹欽反錦衣官校私報仇怨凡欽姻識一切逮繫人心知寃度無免理聰力辯出之又一時幸功者妄取首級京師人至不敢夜出門聰按論捕賊功必生獲其人成化二年江淮旱饑人相食右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無狀聰代之凡養粹濟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事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按事遼東與汪

直鞫遼東守臣獄馬文升張珍坐謫戍或責備其偏
徇然其持大體秉公論終不可得掩也明年乞致仕
不許十八年[illegible]
贈少保謚莊敏

居一年聞帝多在宮中划船射魚爲
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何觀彈劾吏
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不宜在位復
言北虜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絕其來往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看議都給事中毛玉屬奏草言觀
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見而請更之
不可走語盛盛亟詣科索觀玉曰上趣急觀恐緩固
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北虜之說誠然
踈也顧實繇指斥王公至此且其辭連權奸坐益激

怒中貴人耳草當更玉曰上怒甚不可更也盛再請玉因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慽吏部爲此此王公意御史諸公業亦以此意屬草矣玉固不具耳盛曰君雖不具與具等也何舍人雖忤旨主上尤令我曹看議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小人也劉球之死天下尚爲口實況吾儕乎且吾儕方居言路寧不自爲謀玉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尾叅劾語衆稱善退而草腹所具玉竟不更奏入下觀錦衣獄杖訊謫九溪衛經歷而觀幸無害何觀晉江人其謫也轉知象山縣有惠政致仕歸象山人數百送至衛界上觀善草書嫁女無以爲奩與書一簏隱跡古玄山中不關俗務鄉人高焉

英宗返駕有上匿名書請景帝爲河南之避者盛輒
封進居一年遷山西右叅政督糧宣府都御史李秉
言盛知兵便有意謀上令協贊獨石諸城軍所築城
八置堡七百鳩繕墍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
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
賊獞蠻在在猖獗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
賊之流刼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
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
東鹽商訃鹽入粟爲邊餉公私利之廣西進士張某
歸省盛稍疎薄其人張還朝言彪圍大藤峽久無功

聞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
及民之供給者盛爲虎草奏報捷丘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公剛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日
錦衣指揮呂貴湯胤績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曰
儻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憮然曰與中剛我詩文乃爲
入閣地邪及朝命名還使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毋
若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遷改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
田之法墾土積糧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廢
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殷阜成化初年也三年
言臣竊見仁宗朝守宣府者永寧伯譚廣逮事太宗

皇帝功在漠北所統部曲時號譚家馬廣居宣府二十餘歲兒童婦女皆知廣名臣誠感歎以廣之功名爵位竟身而止誠宜加賜謚錄及後人以爲邊臣之勸

譚廣丹徒人父添四從太祖開國有功晉禦明州辛廣十四補父籍繼被選人補驍騎衛再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尋授燕山中護衛從征乃見不花又征驢駒河黑松林磊顏山等處已從靖難有功成祖即位陞大寧都指揮僉事已領神機營從征迤北充驍騎將軍又從征九龍口爲前鋒以神箭萬人射數萬賊於高麓乘勝揮左右夾擊大敗之陞中軍都督僉事賜白金文綺設馬二十二年陞左都督充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正統六年以剿胡寇功封永寧伯九年廣守宣府者二十年矣上念其老召之還十何卒年八十二計聞輟朝遣葬祭廣長身玉立膂力絶人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亦未嘗妄殺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士卒勤勤饑寒不啻在身所號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節人望見皆曰此譚家

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日愼無犯譚家馬葉盛既爲請諡遂得諡襄毅臣因
而推舉耳目所記如廣類者若鎮守廣西都督山雲
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聲臣又因
而推舉文職大臣如廣類者則純誠朴忠如王竑胡
淡高毅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翥吳訥
風節凝俊如錢習禮李時勉廉恭體國如師逵古朴
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楊信民軒輗王宇公勤才望如
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鄺埜王佐王卺
侯璡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焦宏金問薩琦王恂張
鳳沈翼年富賈銓監學規模如胡儼陳敬宗他如魏

驥陳泰李敏馬謹亦有可稱又有沒于王事尤足矜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棨等者高穀宇世用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

長中書舍人嘗奉命入寺寫經雨歸而跣人曰病矣穀曰病直穀耳若閣老言上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滿改翰林編修及歷侍講學士歷官二十餘年矣吉服上官裝錦上繡人謂之語曰錦上添花高公之華正統十年以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留虜庭趙榮入虜迎駕穀脫金帶為贐英宗將還議迎禮穀議從其禮衆方嫌疑適千戶龔遂投書與穀同意穀曰誰謂儒臣不及武夫耶取遂書以進順天鄉試陳循王文二子落第循文奏劾考官劉儼罪賴穀保持之終太子太傅卒謚文義[illegible]傑智高密人永樂中縣教官歷高郵知州寶慶知府陞通政司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陞湖廣布政司布政使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龔忠入見成祖問湖湘問老儒忠以智對即日被召既至以為禮部左侍郎正旦日食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謂宜賀智力言不可上聞是智他日命吏部簡擬皇太孫者同以智薦上

感遷薦寬蟄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健連章請誅尤所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健遂矯旨與健並黜為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為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司敦促乃行至京試吏部用蕭傳恭顯語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謫戍鎮番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赦還禮子元龍等難同時遷瑾禍而文彪所遭獨深所著有貞晦集若干卷頃之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廵致仕予編修丕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既歸瑾意

叵測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
嘗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
世宗登極遣行人齎勅存問起廸叅議丕復任翰林
廕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令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
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
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傅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
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免遷朝叅除
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丕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　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隷醫學生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郤饋送已率同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爲湖廣右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讐殺隣近侵地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爲叅議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爲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縣屍名曰打骸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户部右侍郎以母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賛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先是外守備與内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内守備而

書京師城垣外固甎石而內實土雨久輒壞乃及廾部王佑偕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奉命督理純甓之正統中以王振用事致仕丞用嚴峻焉治卒無子

侯璡澤州人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宣德丁未進士爲行人善辭令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不決璡奉命往判按圖考志爲定界畫皆悅服罷與禮部侍郎章敞封交阯關門監先驅艤而入璡曰此徜賓也安足辱天朝之命使交人驚懼撤關迎入之還兵部主事與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敗虜陞郎中從尚書王驥討平思任發於麓川陞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再討麓川餘黨以捷聞陞左侍郎復以兵部左侍郎鎮雲南復與王驥渡金沙江征思機發於孟養復往征貴州苗解普定圍自興隆而下衹鎮遠皆平定陞兵部尚書進克安莊西堡長官二司中瘁卒

李嘉宛平縣人以奉祀生事成祖藩邸用誠實見信成祖靖難有守城勞授鴻臚序班久之擢通政司參議北京初建奉命董役精勤任事宣德中爲行在禮部左侍郎卒嘉端謹嚴毅居父母喪哀毀動人終喪不御酒肉所歷寡合終不爲變

段民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讀書翰林授刑部主事進

郎中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以縱寇誅廷
議推民授山東布政司參政下車數載整飭紀綱撫
綏殘瘵政理一新久之晉南京戶部侍郎改刑部伸
抑疏滯聲譽大彰居三年卒　焦宏華人永樂中進
士爲御史守正不阿爲都御史顧佐所喜出按貴州
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宏察實閱坐者十人而
已奉命往鳳陽察獄以平恕知名陞江西按察副使
人謂江西俗健訟宏日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
理諭之既至獄清事理陞江西布政司益用寬平治
而薦賢禮士有加進戶部右侍郎有重事則宏承命
往凡一視閩浙蘇松兵儲一視閩中銀場一視陝河
屯田度虜正統己巳征叛賊思機發宏主饋餉師還
卒　薩琦閩縣人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編修　預修仁廟實錄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爲
人狷絜學有源委　王恂公安人宣德五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翰林簡討博學工文操行簡約正統中陞
修撰北虜犯順以恂有治才推陞大理寺丞巡撫貴
州恩威兼濟蠻夷畏服景泰中陞春坊右庶子再陞
祭酒卒于官　張鳳眞定安平人宣德中進士授刑
部江西司主事　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獄未

夾一部皆得其情養生者百餘人能舉大振正統中遂辟主事進本部右侍郎天順中歷南户部尚書致仕愿正直平易遇事敢爲時人號爲板張　沈翼山陽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户部主事正統十四年虜欲掠邊州邊有積粟勑翼焚之翼僅焚廥草烟焰蔽天虜遁去上嘉其才陞户部右侍郎天順元年以南户部侍郎致仕　陳泰光澤人儀度修整言簡有章淹貫經史善詩歌永樂癸卯發解鄉闈以乙榜除安慶府學訓導以薦爲御史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萬爲鄉導將士或失利輒殺土兵爲功泰奏罷之在山西會南北歲旱滂詔求直言泰言洪範庶徵皆係人事乞罷大臣之不職者自是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祭酒貝泰等皆罷又奏參山西藩憲及州縣貪殘官寘之法在山東陳疏積穀大要以選賢去奸爲治本上嘉納之擢四川按察使都御史寇深忌其才名陰諷參議某誣奏泰枉丁殺人下刑部獄得白復官正統巳巳命協同將臣守備紫荊關景泰初陞大理少卿守備白羊口轉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荊倒馬等關尋知有備遁去陞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臨清等處河道

復巡撫蘇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天順初左遷廣東
按察副使久之復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人
日此吾舊按察使則皆喜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
等處成化初以老乞歸縉紳士夫宴餞都亭車蓋塞
道泰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勞勣立朝論事纚纚如倒
囊出珠指摘權姦無所顧忌以此被讒斥而志不少
回　其卒也彭時哭之曰有如此人天下亦少何論閩
中　李敏保定新安人永樂中舉人宣德中爲鳳陽
府同知正統中陞汝寧知府應天府尹並有善政景
泰二年陞戸部右侍郎兼巡撫應天爲蘇松人復塘
洩水水不爲災長洲人顧昌嘗爲新安教諭敏奏爲
諸生時嘗蒙昌教今老且貧乞如分俸養親例月分
南京俸米二石給之詔可
戸部尚書終官餘別見
洪惟我朝有道之長百年
于茲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寡陋不能悉
知亦未暇悉言乞特命儒臣繙閱記載大集在廷博
求公議論其行能勞烈尤昭著者並加恩典昔漢

之報功也蕭何羊祜則及其妻唐太宗之報功也屈突通張源則及其子陛下誠採臣議將漢晉若宋不得專美而百官有位感動多已上善之於是譚廣得贈侯賜謚其他諸臣皆令其子孫叙官績行履以聞而顧佐軒輗馬謹王士嘉耿九疇沈翼之後皆得收錄瑱之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沒矣六年畿內大饑命巡視眞保二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虜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略既歸轉左盛雅志勳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仲淹之爲人前堂內寢悉置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兩佐部事多所資贊政

體大者卽非所部亦藉其商决久之卒官下賜謚曰文莊始盛爲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盛在兩廣時廵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爲僉都御史旣以殺降謗而所繇名還實禎傾之盛繇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譏盛晚節之進賢之譽

朱英字特傑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埜深器之曰吾鄉老臣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劉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摽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

母介得合閩冦時劉冦大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榜諭脅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處元諜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刦取中官大懼英立誅明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景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人景帝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毋動帝名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嗾人訐奏御史有諂風憲官被

告許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布政參議過家省母母閱英歸槖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爲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爲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英宗復辟林聰巳爲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蓋亦言上吾能證君英恥於自陳既歸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英督察勦賊參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燕橫開誣民爲賊黨欲殲之英馳

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實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還
會威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譁
捄全活不下萬數遷本司右叅政丁內艱居廬蔬食
服闋改陝西叅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
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閩悉用其均徭法兩省便
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廵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
廣自韓雍大征之後民猺窮寇英至以守易攻揭榜
撫諭許爲編户約飭將士無得恫張於是荔波馬平
蒼梧陽朔諸縣粟阻猺獞引類詣降事聞賜勑褒諭
陞左都御史從一品俸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

顧爲人恢濶贈遺賔客軍前取資無筭其自尊嚴擬王公竟坐驕侈生謗代者吳琛歛然謙抑有所餽遺纔及金帛輙辭不受至英爲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蒼頭隨侍而已有時璽書旌幣英受藏璽書貯幣於庫自言吾出涖官苟得爲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也然其颷舉犀發使盜賊不敢跡跡輙至勦絕不能如雍强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

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兩廣太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爲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巡撫不同爭論不决鎮守太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兩廣夷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猺獞逋逃復業之人爲户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千五萬科復田糧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請安臣方欲以英等

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令與陳政爭坐忽令解
去恐諸夷輕視反側復生兵備一隳難以再舉上乃
命陞英爲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名入爲都察
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爲安姻
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眞乎英曰昔伊尹畎畝自
任天下况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勿任吾政惡之
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陳八事時曹
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
必行亡何病痼侍郎何喬新賑饑晉陽適遣使奏事
英寄喬新手書民饑盜起公當爲念時已漬甚筆半

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爲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開子守孚官刑部郎中守顧守謙守蒙皆鄉貢士英有弟海仕至僉事海子守恕監察御史獨立敢言並有清節

郎曰葉盛朱英並遵詩書之軌而善戎圉之務純誠正直好賢而援古斐然有其文質矣吳郡歸有光曰廣東布政使王用兼參議盛思禹並葉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葉公往往皆流涕

韓雍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徙京師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擊斷氣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點齋入揖部尚書具茶退雍點齋吏部唱名堂上曰吏部尚書王直直趨前唯以此重之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治墨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壽福建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要質安知不改背曷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

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知雍略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楊寧討平之民吏奏留一歲遷廣東按察副使為陳循所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王為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撫江西年未三十也而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為格居一年起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歸奪情居一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校訓練士伍時時出己意防守經畫戎政大脩七年召還議事上壯其貌陞兵部侍郎憲宗即位典璽局丞官王綸

下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叅政廣西蠻賊據大藤峽爲歲已久顧時時出刼諸縣而已天順末夜入梧州城執副使璹殺訓導據致仕布政欽吏流刼廣東界越至江西亦復轉入湖廣廣東巡按御史王朝逵請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將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卽改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宜行事是爲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趨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

林與輔勇計曰脩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謂
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
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乘勝入
峽分十五萬二千人爲左右二軍以隷十三將軍分
道擊之砍闗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烈
山賊遁入桂州横石寺塘九層樓獸挺攖險雍塵死
士斧山開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爲
二年七月其冬僞降獠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
潯江不利進入潯南劫北流容縣雍復使都指揮僉

事鑑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俘鄭昂牛兒斬之
并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東雷廉
高肇諸寇次第削平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因請
改割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曾
請移置勒馬獻俘碧灘三巡簡司遊徼峽上下請置
藤縣五屯千户所使猺人慶故協力應軍者爲之假
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爲憲職使專守梧潯并肇慶
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諸縣皆從之輸勇名還尋陞
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初雍窮追時有賊數
十人詐爲民逆雍車曰不幸𨻶脫有年矣大軍壓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椓之人藏短刀盡殺焉肆其途枳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提俘入雍手斬數人擢其肝膽立啗其心腦軍中時時飲酒鑽骰子四面皆紅大呼滿采以鼓軍士之氣久之上言二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制請加設兩巡撫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尋亦罷設獨起雍服中爲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刄意氣自若武功伯有

貞者雍同邑人其從金齒赦歸夜觀乾象將星在吳
意巳當之時時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
曰孺子能將吾巳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
然聽鈐轄其繩枊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賂中人居
尚雍因午節射柳斬其頭竿之鎮守中官沁忌雍彈
壓族人上書誣雍郎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謚
襄毅劉廖續吳錄韓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太過歸時臥病幕魅恍惚不獲令終或云其妻[illegible]之赴[illegible]水卒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
在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
策貫爲[illegible]之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勩

實與先尚書王翺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曾翔之後
皆襲錦衣雍子孫曾無延賞請比翺例不報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
略文藻敏發景帝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擧其策莫
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
帝識其名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越
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爲都御史寇深所愛
留兼綰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警富
還巡撫吏部有所薦上歎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
請名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是故快

御史也可弁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復與都指揮陳鉞擊虜雙山堡進右都御史居頃之爲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名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套數擾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遊擊將軍范瑾襲破虜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二十進左副都御史越復分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虜於墩索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虜戰探

虜所聚或其零騎伺息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癸巳進左都御史賜綵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虜據河套數出爲寇越諜知滿都魯孛羅癿加思蘭三酋者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爲十伏相救身與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稺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還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

萬甲仗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產爭
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
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
上功朝廷三遣大將劾故習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
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爲奇功
捷聞再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
總督三邊復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
怏怏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
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賞所
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

少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夷爲
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賕直重末及也直既與保定
侯朱永僞功殺虜永得封保國公越心饞之矣居亡
何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爲平虜將軍往討乃以越
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行不
先露使陳鉞擅功因爲直謀紿永令將大兵繇他道
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
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俘獲何
以班師諜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
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三十

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旗纛甲仗萬
餘捷聞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
召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亡功自如而越封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
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
承襲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
越亦不肯就西班居亡何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
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人斬
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
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 卷一 千官

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爲其儕類所忌惡上亦漸疏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側目越遂復令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請班師不許遂延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寃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矣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

帥延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寧塡大同言者以寧
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令給事論糾直八罪因并糾越上使錦衣指揮薺
勅往諭越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
其諸子之以功蔭報捷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尋上
書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復
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歷
其於虜情邊形將吊士勢歷歷在心遇敵意安閑計
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
[illegible]卓豪傑不知所從徙將武較皆願爲死長於吏事

判案奏章口占授記了無遺恨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貫通旣自喜負破岸剗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脩素範嘗車騎過秦王王宴之奏妓酒闌離席言曰下官不佞久執干戈圍於西鎮大王吠犬也府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卮侍門白諷虜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虜狀殊哲越喜援卮酒賜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佐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卮又談則又哲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姝者否君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還濬皆池田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居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滽從左都御史爲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名起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憸邪小人也傳奉得官不足風示百僚上亦罷而是時虜數寇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滽前後七擬上罷不簡晁後擬越遂用之進太子太保總制甘凉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勑曰賀蘭山後虜巢也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卿爲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餘至則名諸將曰賀蘭山路險峻高如登天深如探

淵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叅半進入至其曠達
分爲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止處疾驅長搗可得
也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
李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
領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
東北行虜陡見兵捉馬不得慌惚戰潰大㸑其帳房
車輛深入窮追虜悉衆來士齊下馬用鎗銃打拒煙
塵漲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追
至白髮寺諸將皆大集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凡
得虜首四十二騾駝十九馬百二十牛羊器仗千數

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爲
多各陞官一級是役也部曲以夜風眯亂皆不欲行
一卒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遇還虜壓而衝
之皆是風也越下拜卒旣成功奏授爲千戶李廣敗
自殺諸言官劾廷臣傀廣者皆首言越然上竟不問
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始越威寧之
役虜大忿恨得中國人輒殺之以相報爲邊害者數
年諸咎越開邊越死帥卒慵懦冒功費財滋甚天
下乃以追才越
郎曰予嘗至粵西粵西人至今不敢名韓公名乃亦

嘗坐逼中官貶王越比於汪直奸邪矣弘治之朝其
功乃見夫才略之士烏可繩邪

孔鏞　陶成　毛吉　葉禎

孔鏞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游
學江南僑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雙流縣選秀儁
親爲講授雙流人始有籍於朝鏞幼孤好學弱冠爲
長洲諸生提學御史孫鼎立籍籍士行置鏞首登景
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名戸九等以均賦彭蠡江
有巨木歲久絡荇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
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

鏞往視之木也火之尋以弟尚寧府郡主改廣連山連山西連貽賀猺獞出沒縣廢俸給絕鏞至求民所在招之不來諭之皆驚走既炊飯民舍輒留償錢米乃皆大悅相率還鏞一一賑恤之踰年巡撫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鏞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殺人耳馘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者賊無所不殘破高州尤甚盛薦鏞可知高州遂以爲試知府高州城外四山皆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鏞至召父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戚屬來投城者心不可保切宜閉門鏞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西來民千百里攜家投城

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爲賊所殖臨在城中者又或
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内應城陷在此耳乃開
門納民城内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塜瘞之流亡聞風
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别城居之時賊屯高化境凡
十餘處皆劇賊也而鄧公長馮曉者尤黠驁公長據
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州界鏞一日潛呼四卒黎明
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鏞曰我新
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望見峴矣
四卒者皆瘦卒也亡去其二人賊徒來控鏞馬鏞問
裸縛樹間者何人秀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

與其黨環甲出迓鏞下馬立公長盧曰我爾父母也耶坐來皆來謁坐定賊盡羅拜鏞曰知爾曹故良民迫凍餓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我子孫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穀帛汝不信殺我公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鏞來晚鏞曰餒矣食我公長跽上酒麥飯鏞醉飽之既曰入暮矣寢我明日曰我尚倦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耶穀帛乎賊復控鏞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鏞顧樹上裸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鏞至呼開門語

賊皆止我自入既入耶穀帛縱與之賊歸告公長皆
自焚巢柵來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鏞整兵夜
進遣蒙浩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
曉遁執其妻子歸鏞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
人降事聞賜寶鏹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
從此他劇賊皆受招撫鏞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
爲我備他賊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鏞部下
而雄尤健捷雄死賊中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
感泣於是高州人立生祠祀鏞鏞奔母喪軍民有泣
送千里外者服除改廣西猺獞聞鏞名相率遠遁陞

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朱英屬鏞勦之賊顧愕曰此高州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布政使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都勻清平黑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無之奈何鏞至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款刑牲誓不復變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剌者剌勇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探捕苗必名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勦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畜産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爲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

時訌官與苗鏞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爲溪解知
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燮
假之叩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鏞曰吾聞
此中事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鏞
曰吾所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
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
小人亦且赤族矣鏞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根枝鏞
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會總旗陳瑞
公先劫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參鏞曰吾欲
若等徼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會指日麽幾可將較

出鏞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何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鏞曰吾欲取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往鏞曰自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鏞曰與偕來少選入鏞訊亦若曾瑞屢顧曾曾曰明府已知矣第當相盡力苗俗喜鬬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之伏壯士叢薄閒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爲姑酌我因

微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岑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牽我家牛往鬬佳惡可決也溪曰然雞卜於坐匕不吉復言疇昔之夜夢網蔦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鬬公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鬬忽報徵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繇得此俟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徵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徵新恐怪公示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徵不身供張

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會逐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鏞得溪刺磔之境上諸蠻皆震懾鏞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南徼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所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名爲工部右侍郎道卒訃聞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當鏞守高州時有信宜知縣李時敏亦如鏞之所爲一撫賊首傒保定再襲破賊首廖公反鄧辛酉以功陞化州知州廣東人以時敏與鏞並稱時敏平樂人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陶魯字自强成子也成起家舉

人授交阯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
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
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
寇來風時月預布丁分板海滸中賊艤舟躍岸盡被
刺仆伏兵四合殲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十三年
處州賊葉宗劉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
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往戍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
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
二千餘人宗劉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

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成成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亂不受招成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緼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决賊從中燒柵爲內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官諭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䕃新會縣丞年二十一當門子而已而智計敏健行事精采可畏愛新會

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乎曰學矣不幸先子死魯
當門又爲吏學殖落巳因泣下重曰爲子師可乎曰
幸甚遂拜重爲弟子重曰與君約毋晨後堂授經出
治丞於君何如寧無煩乎魯大喜又下拜曰幸甚魯
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巳奇君才令斂
學如是異日當爲國名臣僕雖叨甲科萬不及也丞
捕賊爲職日受事立大府側數瞷睡大府輒笞責之
其後被笞曰敬白大府無事可做安得不睡大府曰
今廣東苦廣右諸苗無寧歲丞能爲我治之乎曰須
付丞五百人大府卽付丞五百人魯遲三日不發大

府問故曰必選其人於是與五百人者隨軍征戰督
既得五百人者可用又悉得五百人心捕虜輒得九
載當去民相率保留會重死即擢爲知縣代重督上
官則進新會之父兄語之曰四境皆賊氣吞吾城夫
非戰不可保城非致死不可戰非爾父兄率子弟不
可致死非教不可妄致子弟死乃擇子弟之才勇者
日訓練之號爲敢勇軍環郭爲輔城濬之施蒺藜渠
荅橑析晨夜桴鼓如偪城西北當賊衝寨而立之長
當險爲長堵有邏有堠首尾應援縣署後爲池作亭
其中不設徒杠用舟渡人每靜夜召敢勇中有謀畧

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出之復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已謀出三數人外敢勇軍既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謀計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慟哭誓士士感激爭奮無有敗衄鄰近縣益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副使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爲三廣公魯自其爲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藤浦府江

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猺賊肆劓掘掠魯廬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爲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輓饟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曰戍守賊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脅檄裨將進兵置檄面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輕舟遊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厠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人而

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䘏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爲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爲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特造陳獻章請益縣其爲丞時嘗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爲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没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爲功兵退未

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
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于朝
亦賜祠祀魯於新會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
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
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
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
無所敢問而吉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吉俚語曰毛
葛刺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横長安中百官遇途避恐

後吉遇逵於途一手持韁一手抗鞭而拱逵顧曰此毛葛刺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吉疾失朝下錦衣鞫問卒羣走報逵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逵曰選巨杖吉至逵揀卒之健而恐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臀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巳吉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巳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旣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嚋曩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

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吉調土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領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閒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守令若罔知更箠楚之有自賊中還者輒誣之通賊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即與

領衆抵賊所戰敗之理人王麒大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捷狀以聞特旨陞吉副使賜勅奬諭并陞麒爲本府通判歲乙酉春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爲三道約蓐食進擊屬夜晦失期賊覺丞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營空皆入取其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躓見殺陶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

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鎗之吉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軍也其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念吉貧家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附僕歸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犒吏擧餘金私諸吉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吉有貪

養之跡以爲地下著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於朝爲之請謚賜謚曰忠襄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今爲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禎生長高要接廣右地習見峒猺時時竊發爲鄉人苦素扼腕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熾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牧民文吏輒誘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盡矣每與僚吏言激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

曰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後禎躬鞍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緯厲峒酋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時或跳梁城下莫誰何禎以計生禽之取還所虜子女產畜自是賊稍戢其徒黨狃常勝益憤耻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圍旗山民告〻守將若罔聞禎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禎返旆與戰殺傷相當子公榮死之禎曰必再來嚴爲備

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兵持土物牛酒來犒師禎謝却之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寇即以此犒若居二日賊合衆攻雞刺等寨報至禎請哨守都指揮黃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峒猺圍村寨常事耳君胡用探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某則不與知禎鐫諭再四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禎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激發以忠義遂分兵東西行至中途柳青鋪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禎麾衆與戰連數合無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

擠矢向之禎身被數鎗猶手刃一賊與從子官慶民
壯璩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是爲天順三年春二月
是役也忌禎功者潛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
南故無雪禎死之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
驚異遺所虜人畜去民人聞禎死老稚號呼求禎遺
骸山谷中又一日乃得禎首他處析與褁瘞數日始
斂寓郴城下手香爇爲文祭哭之忌者雖快禎死中
旋懷懼果以激變誣禎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
叫號走千里愬于鄰郡吏葉盛盛以聞于朝爲天順
六年去禎者三年制曰蘇緘擊智高于邕管偕孫子

以捐軀馬暨牲海牙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義奚讓古人可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

郎曰孔鏞陶成毛吉葉禎並有功嶺南毋論事濟不濟毛吉至死心事皦如禎一門子姪遇害制書比之蘇緘馬暨信夫